

第一章 不如死了吧

身為一個經常加班過勞的搬磚社畜，燕嬌曾經不止一次產生過死了算了的想法，在上班的尖峰時刻被人群擠成紙片的時候，被囂張的甲方刁難的時候，被上司指著鼻子罵的時候，甚至舔優酪乳蓋結果把優酪乳灑了的時候，燕嬌都會想死。

讀書那會兒總說要打敗困難，長大後才發現，一切困難都可以把她打敗。

當她把那個小孩從車前推開的時候，燕嬌忽然意識到自己可能真的會死，她還有心思琢磨了一下：哇哦，會上社會新聞頭條嗎？

很快她又想起一個重要的問題，死了以後她的房貸怎麼辦？

那可是捷運共構宅，兩室一廳建築面積二十八坪的房子，她才剛剛把三百五十萬的頭期款付完，之後還要再還上二十五年房貸。

一想到這裏，燕嬌突然就釋懷了，要不然還是死了算了吧，這輩子短點兒也沒什麼不好的，萬一砍號重來，說不定下輩子還能投個好胎呢！

被撞飛的那一刻，燕嬌甚至開始祈禱，千萬別把她救回來，到時候缺胳膊少腿全身癱瘓，還要負擔二十五年房貸，想想都令人絕望。

好消息是，燕嬌死了；壞消息是，還沒全死。

因為臨死之前，燕嬌忽然聽見了一個很溫柔的聲音，充滿悲憫地告訴她，她心地善良，命不該絕，所以要給她重活一次的機會。

燕嬌沉默片刻，說：「下輩子我可以不還房貸嗎？」

那個聲音也沉默了一下，答道：「可以。」

燕嬌得寸進尺，「我能不能每天光躺著，什麼也不幹，不用加班，不用拚命工作，也能活得好好的？」

「當然可以，我會送你一個系統，幫助妳走上人生巔峰。」

燕嬌十分高興，「謝謝，你真是個好人！」

然後她就重生了。

燕嬌穿越到古代，重生成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兒，名叫燕搖春，爹是朝廷命官，雖然職位不高，好歹也是公家飯碗，娘是侯府貴女，可惜紅顏薄命，人早早就沒了。

燕嬌：「……」

瘦死的駱駝比馬大，退一步想想，至少不用再累死累活地還房貸了吧？還是官家小姐，飯來張口，衣來伸手，這很奈斯！

燕嬌醒過來的時候，只覺得頭痛欲裂，渾身發冷，身上像是壓了一座山似的，死沉死沉的，她吃力地睜開眼，入目是水青色的帳幔，再一轉頭就看見一座古香古色的屏風，屋裏空無一人。

「有人嗎……」甫一開口，燕嬌就被自己的破鑼嗓子給驚住了，喉嚨乾渴得要命，彷彿下一刻就要冒火似的。

不遠處的桌上放著茶壺，她吃力地爬起來，頭重腳輕，差點沒栽倒在地，好不容易才喝上水，便聽見外面傳來一陣腳步聲。

緊接著，一個老婦人進了門，一看見燕嬌，連忙道：「哎哟，大姑娘啊，您怎麼自個兒起來了？快快躺下休息，您的病還沒好呢。」

她不由分說把燕嬌扶到床邊，讓她躺下來，把被角掖得嚴嚴實實，嘴裏一邊念叨，「那個天殺的賊婦人，竟如此苛刻，您都病成這樣了也不肯叫大夫來看看，她這是想要殺人啊！您放心，老婆子已經去同侯爺夫人稟報過了，她很快就派人來接您去養病。」

燕嬌腦子暈乎乎的，起初還沒反應過來，漸漸的，她腦子裏開始重播起原主的種種過往，燕嬌願意稱之為：孤苦小可憐悲慘且短暫的一生，而造成這一切的始作俑者，正是她那個親爹燕守仁。

十幾年前，燕守仁來京城參加春闈，高中榜眼，被文信侯榜下捉婿，把嫡次女嫁給他，也就是燕搖春的娘江氏，一開始兩人確實恩愛了一段時間，然而好景不長，燕守仁得罪了人，慘遭貶官，吃了不少苦頭，他心裏怨怪侯府不肯幫他，連帶的也對江氏不順眼起來，覺得她雖然出身高門卻對自己毫無幫助。

那時江氏正懷有身孕，燕守仁堂而皇之地把外室接回府裏，外室也在養胎，月份甚至比江氏還早，江氏大受刺激，沒多久便早產生下一個女兒，便是燕搖春。

燕搖春自小體弱多病，原因正在於此。

江氏生的是女兒，那外室劉氏卻生了一對龍鳳胎，燕守仁大喜過望，有意抬劉氏做平妻，哪怕江氏性子再軟也是侯門之女，豈肯受此屈辱？當即以死相逼。

侯府也出面干涉，最終燕守仁勉強打消了念頭，但是對江氏越發厭棄了，他甚至不肯給江氏生的女兒起名，以至於直到三年後江氏親自為她取了搖春二字，燕搖春才真正有了名字。

江氏是個溫柔得近乎軟弱的女人，她看透燕守仁此人的薄情，在有了燕搖春後便一心教養女兒，精心替她調理身子，幾乎花光了所有的嫁妝，以至於府裏的開支捉襟見肘，常常惹來燕守仁的責備和怨懟。

隨著燕搖春一日日長大，江氏的身子卻逐漸衰弱下去，但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燕守仁找上門來的原配。

原來當初燕守仁在赴京趕考之前便已娶了妻子，原配王氏在老家還育有一雙兒女，王氏是鄉下婦人，性格潑辣強勢，也不要什麼臉面，直接拖兒帶女坐在燕府大門口罵，罵燕守仁薄情寡義，罵江氏狐媚無恥勾引人夫，要多難聽有多難聽。

一時間鬧得滿城風雨，沸沸揚揚，燕守仁連公事都沒辦完就急匆匆趕了回來，要把王氏帶走。

王氏也不是省油的燈，當著眾人的面撒潑，罵燕守仁不守信義，當初明明說好兩年之內就會把侯府小姐休了，立刻接她進京，誰知拖了四五年也沒個准信……

江氏聽完這些話才知道自己落入了何種境地，當即吐血昏倒，侯府聞風前來，燕守仁卻拿出一紙和離書，說他與王氏早已和離了，算盤打得如此精細，哪怕侯府想要質問也無濟於事。

江氏到底沒熬過去，撒手人寰，侯府等女兒的身後事辦妥便派人把燕搖春接過去照顧。

只是過了幾年，眼看燕搖春即將及笄，該說人家了，燕守仁又厚著臉皮把人帶了回來，此時王氏已經成了燕府的當家主母，劉氏又正當受寵，兩人平起平坐，各

自育有一雙兒女，一天天爭來鬥去，跟烏眼雞似的，誰也不服誰，於是無依無靠的燕搖春就成了那個出氣筒。

燕搖春肖似其母，性格怯生生的，有些軟弱，被欺負了也不吭聲，更何況府中也無人替她撐腰，好在還有一個嬤嬤幫襯，是跟隨江氏陪嫁過來的侯府老人，否則她早就被那兩個女人生吃了。

但即便如此燕搖春還是出了事，某一日她忽然發現王氏的女兒燕芳菲頭上戴著一枚金簪子，燕搖春認出那是她亡母的遺物，向其索要不得，反遭燕芳菲羞辱。兔子急了還咬人，懦弱的燕搖春頭一次跟燕芳菲生了爭執，最後兩人大打出手，雖然燕搖春力氣不敵對方，卻生了一口好牙，她把燕芳菲給咬了。

這一下就捅了馬蜂窩，王氏聞訊趕來，二話不說抬手先搗了燕搖春幾巴掌，又命人拿竹條抽了她一頓，罰她跪在院子裏，哪怕天上下起大雨也不讓她回屋，直到燕守仁下值回來方才放人。

燕搖春的身子本就不好，如今被王氏這麼一折騰，她不出意外地病倒了，當夜便發起高熱，錢嬤嬤心急火燎地去請大夫，王氏卻不讓，說小病而已請什麼大夫，不要浪費錢。

錢嬤嬤恨得直咬牙，無奈之下只好去侯府搬救兵，然而她不知道的是，真正的燕搖春並沒有等到她回來便已經去世了。

燕嬌不禁唏噓，她原本以為自己每天加班，負債二十五年已經夠慘了，沒想到這世上居然還有更慘的人，簡直聞者傷心，見者落淚。

等等——

燕嬌忽然反應過來，現在這個更慘的人，好像變成了她？

錢嬤嬤察覺到床上的女孩兒忽然變得兩眼無神，直瞪瞪地看著床帳上方，一副生無可戀的模樣，她不禁緊張起來，問道：「大姑娘，您怎麼了？是哪裏不舒服嗎？」

燕嬌氣若游絲，喃喃道：「要不我還是死了算了吧……」

錢嬤嬤見她如此灰心，像是失去了求生意識，眼神也漸漸黯淡下去，彷彿體內的生機正在一寸一寸抽離，她登時大驚失色，連忙叫道：「姑娘，大姑娘！您別這樣，二小姐知道了得有多傷心啊，好死不如賴活著，您是有福氣的人，往後總有苦盡甘來的那一日……」

錢嬤嬤一邊苦勸一邊用手去狠掐燕嬌的人中，燕嬌疼得皺起眉，忽然想起來她還有一個系統，說要讓她這輩子走上人生巔峰。

苦盡甘來指日可待，不如再熬一熬吧，好歹她現在沒有房貸要還，也不用加班……這麼一想，燕嬌終於緩過氣來，眼裏漸漸有了神采。

錢嬤嬤也大鬆一口氣，不住給她撫心口，勸道：「可千萬別鑽牛角尖啊，您要是有個什麼不好，豈不是叫那兩個賊婦人得意死了？換作老婆子，恐怕埋在土裏都要氣得爬起來！」

燕嬌給她逗笑了，一下岔了氣，吭哧吭哧地咳嗽起來，正在這時，外面傳來一個女孩兒的聲音——

「嬤嬤在不在？錢嬤嬤？」

錢嬷嬷應了一聲，起身出去了，不多時回來，滿臉是笑地道：「好姑娘，是侯府派人接您來了。」

燕嬌，不，現在是燕搖春了，她坐起身來，慢吞吞地想，換個地方養病也好，繼續在這地方待下去，她真怕自己會想不開尋短見。

「這話是真的？」王氏從黃楊木圈椅上騰地彈起來，驚訝萬分，連連追問道：「宮裏要選秀，妳是聽誰說的？」

和她說話的人正是大女兒燕芳菲，她道：「是小菊告訴我的，昨晚爹爹宿在那賤人的院子裏，她就在旁邊服侍，聽得真真兒的。」

王氏一聽，登時火冒三丈，橫眉倒豎，破口大罵道：「這天殺的雜種羔子，黑了心的傻王八，當初合該一刀剝了他，叫他這心眼子偏到南天門去了，我才是當家主母，他但凡有什麼好事都先想著那賤人，倒瞞起我來了！」

王氏娘家原是殺豬的，生了一身橫肉，力氣頗大，粗魯不堪，如今到了京師也穿起綾羅綢緞來，學著些官家娘子的拿腔捏調，但是一到著急時候就露了原形。燕芳菲心裏厭煩母親這潑婦樣兒，岔開話頭，「行了行了，現在不是算帳的時候。娘，宮裏說了，這次選秀只要是官家小姐，年滿十六都能參選，您和爹爹說一聲，讓我入宮去。」說到這裏，她又道：「我以後要是成了妃子娘娘，給您撐腰，您哪還用得著擔心東苑那個小賤人？」

王氏眼睛一亮，連聲道：「好！好女兒，這倒是個好出路，等妳那王八爹回來，娘就跟他說，一定叫妳入宮。」

文信侯乃是在大昭建國之初，江家先祖追隨太祖皇帝征戰平亂，後被追授的軍功虛銜，位從三品，列九等侯，並無封地實權，世襲至如今，侯府已大不如從前，尤其是老侯爺在世之時，曾因脾性差得罪過許多人，在燕搖春的印象中，文信侯府已算是沒落了。

不過沒落歸沒落，江老夫人還是惦記著這個外孫女的，特意派了車馬來把燕搖春接回去養病。

馬車是從側門走的，錢嬷嬷氣道：「哪有這樣的規矩？正經嫡出的大家小姐，出門卻要走側門，天底下都沒有這樣的荒唐道理！」

趕馬車的小廝隔著簾子道：「這不是沒法子嘛，夫人特意叮囑過，別叫那惡婦知道了，免得又撒潑，鬧起來沒個消停，叫人看笑話，她是個不要臉的，咱們侯府還要臉哩。」

「真是紅皮蘿蔔紫皮蒜，仰臉老婆低頭漢，」錢嬷嬷呸了一聲，「一家子什麼東西！可憐我家大姑娘，平白叫他們折磨……」

老婦人說著眼眶泛紅，是真心實意地為燕搖春難過，哪怕燕府裏還有兩位姑娘，年紀都比燕搖春大，但是在錢嬷嬷眼裏，她家大姑娘才是真正的小姐，不是那些

個土雞瓦狗能比的。

燕搖春正靠在軟枕上休息，她最是見不得老人傷感，便伸手摸了摸她的手背，輕聲細語地哄道：「好嬤嬤，妳之前不是說我是有福之人，往後苦盡甘來了，我給妳買個大宅子住著，再請二十幾個丫頭伺候妳，每天吃香喝辣，光躺著什麼都不用做。」

錢嬤嬤果然被她這些話逗樂了，嗔怪道：「大姑娘盡拿這些俏皮話來哄老婆子，每天光躺著不動，人不是廢了嗎？」

燕搖春想，那簡直是她夢中的生活啊，至於廢不廢的，當個廢物有什麼不好？世界上厲害的人物那麼多，總是需要廢物來襯托一下的，為什麼不能是她呢？

馬車行駛了大概兩刻鐘才終於抵達文信侯府，錢嬤嬤扶著燕搖春進了門，有一行人迎面而來，打頭是一個身著葡萄紫緞繡交領長衫的婦人，容貌生得端麗清秀，三十歲上下的年紀，舉手投足都帶著一股溫雅氣息，正是燕搖春的舅母張氏，如今的文信侯夫人。

她見到燕搖春便怔了一下，面上露出愕然和心疼，快步過來一把將她抱住，上下打量。

「姣姣，怎麼一陣子不見就病成了這副模樣？」侯爺夫人又斥責錢嬤嬤，「妳是怎麼照顧姑娘的？」

錢嬤嬤慚愧垂首，也不敢辯解。

燕搖春便拉了拉侯爺夫人的衣袖，道：「嬤嬤很好，是我自己沒出息，讓舅母傷心了。」

侯爺夫人已紅了眼眶，摸著她憔悴蒼白的小臉，心疼道：「那時就不該讓妳回去，這叫我如何向母親交代啊。」

燕搖春幼時被接到侯府，便是舅母親自教養的，吃穿住行，一概與侯府的小姐公子無異，如今見她落得這般情形，侯爺夫人心中疼惜萬分，抱著燕搖春哭了一場，又道：「我已請了大夫，等妳半晌了，快先看一看吧。」

一行人簇擁著燕搖春去了花廳，讓一位老大夫給她診脈看病。

望聞問切過後，老大夫又開了方子，叮囑道：「小姐先天不足，本就體弱，好在從前精心將養過，底子尚可，這次算是僥倖揀回了一條命，以後更是要萬分小心，不能隨意動怒，也不能急跑急跳，平和靜氣，方得長久。」

這話裏話外都透著不祥，侯爺夫人聽得白了臉色，連忙讓他開一些調養身體的方子，等大夫走了她又抱著燕搖春哭了一回。

燕搖春腦子暈乎乎的，有些不好受，也沒什麼精力安慰對方，無奈之下只好轉移她的注意力，「舅母，我是不是該去給外祖母請個安？」

侯爺夫人一邊拭淚一邊道：「妳外祖母一早就去寺裏還願了，還不知道妳要來，想是眼下也快回府了。」

她見燕搖春精神不好，便讓人帶她下去休息，說等老夫人回來就派人來叫她。

燕搖春暈得厲害，幾乎是一沾枕頭就睡過去了，形同昏迷，中間被推醒，喝了一碗藥，等再醒過來時已經是傍晚了。

錢嬷嬷正好推門進來，見她睜著眼，忙道：「大姑娘身子好點了沒有？老夫人已經回府了。」

燕搖春雖然醒了，卻一根指頭都不想動，恨不得在床上躺到老死，跟床板長在一起，但這肯定不現實，她是來人家府裏養病的，不好太失禮。

燕搖春內心充滿了痛苦，還是認命地爬起來，忽然就有一種上輩子早起上班的既視感。

她跟著錢嬷嬷去見了江老夫人，祖孫倆又是一通抱頭痛哭。

江老夫人如今五十有四，鬢髮斑斑，精神矍鑠，拉著燕搖春的手不住地撫摸，兩眼濕潤，道：「真是造孽，我早說了那燕守仁不是什麼良配，妳外祖父非不聽，把妳娘嫁過去，倒生生害了她，她向來最是溫柔乖順，可就是太乖順了，有什麼苦處只肯自己嚥下，從來不向我們吐露半個字，好孩子，妳往後可不要學她……」燕搖春又安慰了她一陣。

祖孫倆坐在一處說話，江老夫人讓她好生養病，什麼都不要想，只把這裏當成自己家一樣。

侯爺夫人笑道：「可巧妳表哥前兩天還問起妳，要是知道妳來了，不知有多高興。」

江老夫人問她，「懷瑾還沒下學？」

侯爺夫人道：「應是快了。」

正閒談間，忽聞外間響起丫鬟的聲音，「小少爺回來了。」

「我娘呢？」

隨著清朗的男子聲音傳來，竹簾子被打起，一個身形修長的青年踏進了門，那人十八九歲的模樣，穿著一襲青色雲鶴暗紋圓領文士袍，五官與侯爺夫人有幾分相似，顯得俊朗斯文，帶著幾分書生氣質，正是侯府的小少爺江懷瑾。

侯爺夫人笑道：「說曹操，曹操就到。你今日下學倒是早，怕不是有人去給你報信兒了？」

「報什麼信？」江懷瑾正納悶，緊接著就看見了燕搖春，雙目微微一亮，笑道：

「原是姣姣來了，早知道妳來，我今兒就蹺課了。」

「說什麼渾話，」侯爺夫人嗔道：「叫你爹聽到了訓你。」

江懷瑾幾步過來，在旁邊的圈椅上坐下，他生了一雙柳葉眼，不笑也帶著三分溫柔，側頭打量燕搖春幾眼，道：「怎麼好像瘦了些？還是長高了？」

說起這個侯爺夫人就來氣，道：「還不是她那個繼母，實在刻薄得很，也不怕遭報應。」

江懷瑾微微攏起眉心，「怎麼回事？」

侯爺夫人便把燕搖春生病的來龍去脈都說了。

江懷瑾的表情有些憤怒，生氣道：「他們實在欺人太甚了，往後就讓姣姣還住我們府裏吧，不要再回去了。」

侯爺夫人苦笑，「你當是娘和祖母不想嗎？哪是這麼容易的事情呢，姣姣畢竟姓燕，她親爹還在，血濃於水，就是鬧到皇上面前去我們也是沒理的。」

江懷瑾顯然是被氣著了，沉著俊臉不說話，侯爺夫人見狀便岔開了話題，和老夫

人說起旁事來。

燕搖春開始放空腦子發呆，等回過神時才發現兩人都齊齊看著她，她怔了一下，道：「怎麼了？」

江老夫人道：「算算時間，姣姣也該十六了吧？」

燕搖春還沒反應過來，侯爺夫人笑著道：「三月份就滿十六了，姣姣只比懷瑾小兩歲呢。」

燕搖春不知話題怎麼就繞到自己年齡上了，便聽江老夫人來了一句——

「是該準備說人家了。」

燕搖春當即頭皮發麻，渾身雞皮疙瘩都起來了，像是一種應激反應，就和工作時聽到要加班一樣。

燕搖春實在沒想到，上輩子她被催婚，重活一輩子，竟然還要再經歷一次這種痛苦，況且在古代，女子十六七歲就要嫁人，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。

燕搖春的臉色有些發白，那兩人卻並未察覺。

江老夫人憂心忡忡道：「姣姣那個繼母王氏，一個鄉下婦道人家，性情潑辣，沒什麼見識，這就罷了，她還待孩子如此苛刻，怎麼會肯替她找個好人家？她不把姣姣賣了就不錯了。」

侯爺夫人歎了一口氣，「姣姣的婚事是握在她爹和繼母手裏的，咱們說一千做一萬，他們若是不點頭，到時候依然討不了好，還要落人口實。」

江老夫人想了想，堅決道：「不行，我還是要想個辦法，不能叫他們害了姣姣一輩子。」

接下來他們還說了什麼，燕搖春一個字都沒聽進去，滿腦子都是婚事婚事……

好在江懷瑾發現不對，問道：「姣姣是不是不舒服？」

侯爺夫人聽了連忙對燕搖春道：「妳病還未好，先去休息吧，都是自家人，不要拘禮。」

丫鬟領了命，扶著燕搖春出去了。

離開屋子後燕搖春的心情才平復下來，她輕輕呼出一口氣，對小丫鬟道：「我想隨便走走，妳去忙吧。」

小丫鬟見她確實沒事，這才福了福身，退了下去。

第二章 壞後母逼婚

廊下有一汪花池，此時正是初夏時節，荷花含苞欲放，荷葉田田，晚風習習吹來，水面上泛起微瀾，夕陽像是灑落了一把碎金子，熠熠生輝，水面上有浮萍點點，青翠可愛，一條錦鯉游過來，嘴巴一張一闔，專心地吃那浮萍。

燕搖春看了半天，灰心地想，做人果然很累，總是有各種各樣的麻煩事，沒了房貸還有催婚……

她越想越後悔，之前就不該答應那個聲音，什麼重活一輩子，還說給她什麼系統，現在也沒個影兒，估計是當機了吧，好煩，早知道當初就不做人了。

「姣姣。」

一個略微熟悉的聲音傳來，燕搖春轉頭看去，只見江懷瑾順著長廊走過來，道：

「怎麼沒去休息？」

他俊朗的面孔上露出幾分關切，燕搖春忽然想起，原主似乎對這個表哥很有幾分好感，然而她此時毫無交談的慾望，也懶得探究什麼，只道：「還不睏。」

江懷瑾見她興致缺缺，猶豫了一下，試探道：「妳是在為母親和祖母說的事情擔心嗎？」

燕搖春微怔，才明白他話裏的意思，遂含糊道：「是吧……」

江懷瑾欲言又止，卻也不知道該說什麼，只好靜靜地陪著她看了很久的魚，最後，他像是下定了什麼決心，道：「不要怕，姣姣，表哥會幫妳。」

燕搖春的表情有些茫然，「幫我？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

上好的青白釉蓮花紋茶盞跌在地上，摔了個粉碎，侯爺夫人霍然起身，滿面震驚道：「你再說一遍？」

江懷瑾低著頭，咬牙道：「娘，我、我想娶姣姣為妻。」

「你在說什麼糊塗話？」侯爺夫人脫口而出，看著自己的兒子，蹙起眉頭，道：

「你是有婚約的人了，怎麼能娶姣姣？」

江懷瑾微微抿唇，抬起頭直視她，道：「那只是小時候大人的一句戲言而已，豈能當真？何況兒子不喜歡寶樂郡主，郡主也沒瞧上兒子，這算什麼婚約？」

侯爺夫人反問道：「那聽你這意思，你是瞧上姣姣了？」

江懷瑾的耳根微紅，沒有說話。

侯爺夫人恍然頓悟，驀地退了一步，坐在圈椅裏，自言自語道：「難怪了，你從前就喜歡跟姣姣一處玩，後來姣姣被接回燕府你還鬧了好一陣子脾氣，連學堂都不肯去，我那時只道你是捨不得妹妹，每次姣姣來府裏你都特別高興，讀書也不認真了……」

她這麼一說，江懷瑾的臉就越發紅了。

侯爺夫人看著他，沉默片刻，搖首道：「此事恐怕不行。」

「您是擔心燕府不同意？」江懷瑾解釋道：「咱們文信侯府世代勳貴——」

侯爺夫人加重了語氣，「娘的意思是，此事不可行。」

江懷瑾當即愣住，臉色迅速變得蒼白，他似乎完全沒有預料到母親會反對，甚至有些不知所措，「為什麼？娘，您不是也一直喜歡姣姣，拿她當親女兒嗎？倘若我娶她為妻，豈不是親上加親？如此一來，您和祖母就再也不必擔心燕府對她不好了。」

侯爺夫人歎了一口氣，苦笑道：「我是真心喜歡姣姣，也是真心拿她當親女兒看待，可是……我從沒想過要讓她做兒媳婦呀！」

江懷瑾緊緊皺起眉，萬分不解，「為什麼？」

侯爺夫人只好道：「我是看著姣姣長大的，人品模樣性格，樣樣都好，只是……她並不是你的良配。」她站起身來，「這件事往後就不必再提了。」

江懷瑾不肯甘休，杵在那裏，腳下如同生了根似的，一動不動，看著侯爺夫人的眼神有些冷，負氣道：「您不給個理由，我就去和祖母說，祖母比您心疼姣姣，她一定會同意的。」

聽了這話，侯爺夫人既生氣又心寒，不敢置信道：「難道在你眼裏，娘是這麼一個口是心非的虛偽小人嗎？」

「兒子不是這個意思。」

「好，好，」侯爺夫人深吸一口氣，道：「你要理由，娘就一樁樁說給你聽。」

「一來，姣姣是燕守仁的女兒，此人是什麼品行你不知道？欺上瞞下，卑劣無恥，又貪慕權勢，還有他那個原配夫人，鄉下屠戶出身，撒潑耍橫是出了名的，他們燕府在京城裏早就成了一樁笑話，這樣一家子人，雁過都要掠下一把毛來，侯府和他們做親家，往後還不知要生出什麼事端！

「再說其二，」侯爺夫人頓了頓，道：「當初明王妃懷著身孕，我與她閒談，王妃曾笑言，若她生的是個女兒，兩家便結為姻親，縱然當時只是一句戲言，但只要寶樂郡主一日未曾訂親，這戲言便一日作數。」

江懷瑾表情微變，道：「可以解除婚約——」

「天真！」侯爺夫人打斷了他，素來溫和端麗的面孔上沒了笑意，堪稱嚴厲，「明王是何等地位？那是先皇的嫡長子，是太后娘娘的心頭肉，就連當今天子都要對他禮遇三分，倘若你開罪了他，往後的前程還要不要了？」

看著兒子滿面蒼白，手足無措，侯爺夫人歎了一口氣，但是依舊沒有心軟，硬聲道：「此事我不會答應的，你以後不要再提了，至於姣姣，我和你祖母會想辦法替她尋一門好親事，定不叫人欺負了她去。」

說到這裏，她又狠了狠心，道：「從明日起，你就搬去馬行街的宅子住，那邊清靜，你好生讀你的聖賢書，準備明年的春闈，不要叫旁事分了心去。」

看著兒子失魂落魄地離開，侯爺夫人心裏也很不好受，重重歎氣，發愁地揉了揉眉心，她思量著這件事，枯坐了半宿。

不知不覺間，燕搖春在侯府已住了好幾天，日日喝藥，頓頓食補，她都快吃吐了，好在身子漸漸有了起色，只是看著仍舊瘦弱。

之前大夫叮囑過叫她靜心休養，燕搖春就真的很靜心，她一天到晚不是躺在床上就是窩在躺椅裏，總之是能坐著絕不站著，能躺著絕不坐著，飯來張口，衣來伸手，過上了真正的神仙日子。

燕搖春眯著眼睛，看廊下蛺蝶翩飛，心想，其實活著還是挺好的嘛。

至於即將要被催婚的事情，她也想開了，在目前看來，這是一道無解的難題，既然無解，那就明天再想好了，運氣好的話，明天死了就不用解決了。

安慰完自己，燕搖春心滿意足地繼續會周公，沒想到過了一會兒錢嬾嬾把她叫醒，輕聲道——

「姑娘，老夫人請您過去呢。」

燕搖春只好慢吞吞地起來，她來侯府之後就住在江老夫人的偏院裏，只需走過一道月亮門，再過一道長廊便是主院了。

燕搖春入了小廳，江老夫人正坐在榻邊，笑著向她招手，「姣姣來，我讓人給妳裁了新衣，快來看看合不合適。」

那是一件雪青色的對襟衫裙，做工精細，用料上乘，摸起來柔滑輕軟，正適合夏天穿，尤其是上面的刺繡，一看就是用了心的。

江老夫人替燕搖春理了理襟口，慈和笑道：「這匹料子是宮裏賜下來的，顏色正適合妳這樣的小姑娘。」

少女五官清秀漂亮，皮膚白生生的，被那衣裳襯著，越發眉目如畫，江老夫人打量著她，目光中露出幾分懷念，道：「真像啊，咱們姣姣和娘親長得一模一樣，當年她可是京城裏出了名的美人呢。」說著說著又紅了眼眶。

燕搖春最是見不得老人難過，心裏也有些發酸，便著意說一些好聽的話轉移對方的注意力，江老夫人果然被逗笑了，祖孫二人其樂融融。

正在這時，外間有丫鬟來稟，說侯爺夫人來了。

竹簾子被打起，侯爺夫人進了小廳，表情有些凝重。

江老夫人見了便問道：「這是怎麼了？」

侯爺夫人看了燕搖春一眼，低聲道：「母親，燕府派人來了，要接姣姣回去。」

江老夫人的臉上登時沒了笑意，冷道：「姣姣來了這許多時日了，現在想起來接人了？告訴他們，姣姣的病還沒好全，暫時不能回去。」

侯爺夫人微一猶豫，江老夫人立即察覺了，道：「妳有話就說，扭捏什麼？」

侯爺夫人苦笑道：「豈會等到母親開口？我當時就回絕過了，只是燕府的人著實……」她說著，面露無奈，道：「著實有些厲害，他們說了，要是姣姣這次不跟著回去，他們就在外面嚷嚷，說她不事父母，不敬長輩，母親，這是要壞姣姣的名聲啊！」

「豈有此理！」江老夫人氣得摔了茶盞，聲音都哆嗦了，「那惡婦……她、她豈敢……」

燕搖春見她如此激動，連忙替她撫背順氣。

侯爺夫人也嚇了一跳，立即起身扶了一把，連聲道：「母親您別急，不如我先暫且去將那些人打發了，他們就是叫花子打架，窮橫，再沒別的手段可使了。」

江老夫人愠怒道：「那就讓他們白白毀了姣姣名聲？」

侯爺夫人也不知如何是好了，文信侯府是勳貴世家，來往的也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，從沒遇到過這種市井無賴，簡直如滾刀肉一般。

正在這時，一旁的燕搖春忽然開口道：「外祖母，我的病養得差不多了，現在回去也好。」

江老夫人自然是一萬個捨不得。

燕搖春握著她的手搖了搖，笑著哄道：「等再過一陣子我就回來看您和舅母，到時候您可不要嫌棄我煩，把我趕出去才好。」

江老夫人忍俊不禁，道：「乖孩子，誰捨得趕妳？外祖母第一個不饒他！」

臨走時，侯爺夫人把燕搖春叫到一旁，道：「難得來一回，原是該給你送一些用得上的東西，只是妳那位繼母實在是精明，以往送的那些緞子、吃食還有藥材，妳一樣都沒拿著，全落在她們手裏了。」

她說著將一個荷包放在燕搖春手中，叮囑道：「如此倒不如折成現銀，妳自己留著傍身，可千萬別叫她瞧見了。」

燕搖春推辭不過，便收了下來，又向侯爺夫人道謝。

侯爺夫人疼惜地看著她，伸手替她捋好鬢髮，輕輕歎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姣姣，妳別怪舅母啊，舅母也沒有辦法。」

燕搖春不知她這話是什麼意思，愣了一下才笑道：「舅母待我這麼好，怎麼會怪您呢。」

她捏了捏那荷包，分量很實在，她這位舅母人還怪好的呢。

燕搖春回到燕府已經是晌午時分了，一個下人見了她，道：「五姑娘，夫人叫您去一趟花廳。」

燕搖春直覺沒有好事情，那個繼母不知又要鬧什麼幺蛾子了，她一向擅長知難而退，問道：「我能不去嗎？」

那下人愣住了，「不、不行的吧，夫人會生氣的。」

燕搖春盤算了一下，如果不去的代價僅僅是王氏會生氣，那也沒什麼大不了的，於是特意繞開花廳，回自己的小院去了。

王氏在花廳坐了半天，茶都喝了兩壺也不見燕搖春來。

一旁的燕芳菲狐疑道：「娘，她不會是聽到風聲了吧？」

王氏不耐煩地豎起眉，道：「能有什麼風聲？這死丫頭出去那麼久，誰會給她通風報信？再說了，這可是打著燈籠都找不著的好事兒，我一個後娘做到這個分上，已經是天大的恩情了，換作在咱們村裏，她得跪下來給我磕兩個響頭。」

「話雖如此，」燕芳菲嘀咕道：「我怎麼覺得她不會樂意呢？那姓張的長得忒醜，肥頭大臉，還是個對眼兒，燕搖春不肯嫁怎麼辦？」

「不嫁也得嫁，由不得她，」王氏語氣蠻橫，拍了拍手裏的禮單，喜氣洋洋道：

「想不到這死丫頭還有點用處，這麼多聘禮呢，能置辦好多地了，到時候再買兩個鋪子，咱們家就發達了。」

燕芳菲連忙道：「娘，您說好了要給我打一副頭面的，還要置辦新衣裳，我進宮要穿呢。」

王氏輕瞪了她一眼，把禮單藏進袖子裏，道：「看妳那小氣樣兒，行了行了，肯定少不了妳的。」

「嬾嬾，錢嬾嬾！」一個丫鬟站在院子門口，探著身子往裏呼喚。

不多時，屋裏出來了一個老婦人，正是錢嬾嬾，她見了那丫鬟，訝道：「珠兒，

什麼事？」

名叫珠兒的丫鬟急急對她招手，等錢嬷嬷近前，方才小聲道：「夫人給五姑娘說親了。」

錢嬷嬷大吃了一驚，「什麼時候的事？」

「就這兩天，」珠兒道：「有人請了媒婆上門說親，夫人和老爺已經答應了，禮單都送過來了。」

錢嬷嬷不可置信道：「怎麼如此草率？我們姑娘都不知道這事呢，那人姓甚名誰，什麼家世？」

珠兒壓低聲音答道：「我聽主院的紅梅姊姊說，是一位姓張的人家，住在城東豆腐坊，家裏好像是商戶，送禮單的時候那人也上門了，紅梅姊姊說，遠看像冬瓜，近看像蛤蟆，總之不是個好模樣兒。」

「商戶？」錢嬷嬷差點氣暈過去，拍著大腿罵道：「他們也做得出來！好好的官家小姐，怎麼能嫁給一介商戶，這不是糟踐人嗎？」

珠兒道：「想是聘禮給的多，老爺和夫人心動了。」

錢嬷嬷唾了一口，「我呸！黑眼珠見不得白銀子，真是掉錢眼裏了！不行，我得趕緊去知會姑娘一聲。」

燕搖春正在睡覺，不知是不是因為身體弱的緣故，她總覺得睡不夠。

錢嬷嬷顧不得許多，忙將她推醒，把事情告訴她。

燕搖春睡到腦子放空，神智模糊，起初壓根沒聽清她在說什麼，滿面茫然，「啊？」

錢嬷嬷急得要上牆，「哎哟我的姑娘！出大事了！快醒醒神，那賊婦人要給妳說親事了！」

燕搖春用力晃了晃頭，強行打起精神來，這才終於知道發生了什麼事，王氏要把她嫁給一個蛤蟆了。

錢嬷嬷憂心忡忡，道：「這可怎麼得了？她這是要把您往火坑裏推啊！」

說著又把燕守仁夫婦痛罵一頓，但見燕搖春正抱著被子，垂首不語，以為她心裏難過，正想安慰幾句，卻發現她竟是閉著眼睛，小腦袋一點一點，打起瞌睡來了。

錢嬷嬷哭笑不得，道：「您怎麼半點都不著急啊？這可是一輩子的大事。」

燕搖春睡眼惺忪，打了一個呵欠，懶洋洋道：「這大事也不是我能決定的，我著急又有什麼用呢？反正又不是明天就嫁，明天再說吧。」

萬一明天就死了呢？

燕搖春往後一倒，躺在軟枕上，很快又有了睡意。

錢嬷嬷看著她這沒心沒肺的模樣，忍不住歎了一口氣，她家姑娘真是心窩子裏能跑馬，這都睡得著。

燕搖春這一覺睡得很不順利，因為沒多久又有人來打擾她了，隔著門窗，一個尖利的婦人聲音隱約傳來——

「……反了天了！敢把老娘的話當成耳邊風？老娘白等了她好半晌，她倒好，貓在屋裏頭不出來，去，把她給我拖出來！」

緊接著門就被人粗魯地踹開了，伴隨著錢嬷嬷的阻止——

「使不得，我家姑娘的病還沒好，正在休息，夫人有什麼話等她醒了再說也不遲。」

「老東西，放妳娘的狗屁！」王氏罵道：「她害的什麼病？懶骨頭病嗎？老娘今天就給她治一治，把這一身懶筋都抽了！」

燕搖春終於徹底被吵醒了，感覺到有人來掀她的被子，下意識伸手扯住，睜眼一看，對方是一個面貌凶惡的婆子。

那婆子皮笑肉不笑地道：「五姑娘，夫人叫您起來說話。」

燕搖春心裏的火就上來了，這種在熟睡時被吵醒的感覺，就好像棺材板被人掀了一樣，讓她很想給對方一拳。

那婆子見她沒反應，只用一雙幽黑的眼珠子盯著自己看，直勾勾的，讓人心裏疼得慌，她又大著膽子去拽燕搖春的被子，還沒等使勁兒，就聽啪的一聲脆響，好似響鼓敲重鑼，叮鈴匡啷，面皮登時火辣辣地燒起來。

那婆子痛呼出聲，有幾人立即呼啦啦衝進來，打頭一個就是王氏，還沒等她開口，燕搖春就率先發難——

「妳是不是有病？」

王氏愣了一下，才反應過來，氣得橫眉倒豎，「妳罵誰？」

燕搖春面無表情地道：「誰不讓我睡覺，我就罵誰。」

「好啊妳！」王氏當即怒不可遏，指著燕搖春罵道：「妳個小賤人，出去一趟，回來可了不得了，有人給妳撐腰了？敢這樣同老娘說話？我今天不揭下妳一層皮，妳不知道馬王爺有幾隻眼！」說著便捋起袖子要親自動手。

她是鄉下出身，做慣了農活的，力氣頗大，燕搖春當然不可能是她的對手，錢嬾嬾連忙要去阻攔，卻被幾個丫鬟婆子拖住，她急得叫道：「大姑娘，快跑，快跑啊！」

誰知燕搖春非但不跑，反而從枕頭邊上揀起一支銀簪子，抵在喉嚨上，無所畏懼地道：「妳打啊，妳敢打我，我現在就去死，明天妳就得把聘禮退了。」

霎時間，空氣忽然安靜下來，所有人都用不可思議的目光看著燕搖春，這還是那個安靜軟弱的五姑娘嗎？

就連王氏都被她唬住了，動作僵在那裏，很快她又反應過來，惱羞成怒，「小賤人，還敢威脅我，妳以為老娘怕妳不成？」

話雖如此，那舉起的巴掌到底沒敢落下。

燕芳菲忙衝過來將她拉住，「娘！您冷靜點！可千萬別讓她死了。」

燕搖春死了，聘禮就得退回去，那她的頭面和新衣裳怎麼辦？

燕芳菲一邊著急一邊向幾個丫鬟婆子使眼色，眾人心領神會，連忙一擁而上，拖的拖抱的抱，都是勸王氏不要和燕搖春計較，王氏有了台階下，這才佯作不情願地收手，嘴裏還不乾不淨地罵了一通，悻悻地帶著人走了。

等人都離開了，院子裏又清靜下來，錢嬾嬾連忙上前查看燕搖春的情況，心有餘悸地道：「好姑娘，您剛剛怎麼敢的？可嚇死老婆子了，她要是真動手怎麼辦？」

燕搖春懶懶道：「大不了就去死，下輩子還能投個好胎。」

「吓吓吓！」錢嬾嬾又氣又好笑，嗔怪道：「童言無忌大風刮去，這個也是能隨

便說的嗎？」

燕搖春拉起被子，再次躺下，慢吞吞道：「說了又怎麼樣，反正也死不了。」

死了是好事，死不了也是好事，事已至此，不然還是先睡覺吧。

錢嬾嬾滿心發愁，道：「您的親事可怎麼辦呢？」

燕搖春已經閉上眼睛了，嗯了一聲，含糊道：「我想想，看有沒有……辦法……」

話沒說完，人已經睡著了，錢嬾嬾哭笑不得，又轉念一想，不行，她還是得去告訴侯府一聲，可萬萬不能讓那對賊夫婦得了逞。

第三章 八么八上線

侯府那邊很快就得到了消息，江老夫人當即就被氣暈了，侯爺夫人嚇得一面給她掐人中一面讓人趕緊去請大夫，闔府上下人仰馬翻，亂作一團。

好在江老夫人不多時就醒過來了，剛一睜眼就大哭起來，「我那命苦的外孫女兒啊，怎麼就攤上這麼一對狼心狗肺的爹娘，她下半輩子可怎麼活啊？」

侯爺夫人也紅著眼圈，替她撫背順氣，安慰道：「母親別著急，一切就還有轉圜的餘地，等侯爺回來，咱們再一起想想法子。」

江老夫人哭了一下午，想起這事兒就直掉眼淚，侯爺夫人寸步不敢離。

等到文信侯回府，江老夫人拉著兒子的手，一個勁道：「姣姣是你妹妹唯一的血脈了，可不能讓那一家子人這麼作踐啊！實在不行，捨下這張老臉不要，我也要去燕府把她帶回來！」

文信侯連忙安撫她幾句，又沉思片刻，道：「說起來，有一個不是辦法的辦法。」

江老夫人拭淚，急急追問道：「什麼辦法？」

文信侯便道：「宮裏很快就要大選了，咱們把姣姣的名字報上去，讓她入宮參選，如此一來，燕府自然不敢讓她嫁人了。」

江老夫人和侯爺夫人都是一怔，面面相覷。

片刻後，侯爺夫人遲疑道：「這……倒是一個法子。」

江老夫人卻搖首，語氣苦澀道：「可那皇宮裏……又豈是尋常人待得了的。」

眼看她又要落淚，文信侯便道：「母親想岔了，姣姣只是入宮參選，又不一定會被選中，到時候想個計策讓姣姣落選，兒子再趁機和皇上求一個恩典，給她指個婚，往後燕府就再也妨礙不著她了。」

江老夫人聽罷，眼睛一亮，「這倒是個好辦法。」

不知是不是上一次被燕搖春的話唬住了，王氏對她的態度倒是好了一點，不過好的程度十分有限，只是不像從前那般隨意苛責打罵了而已，她覺得自己已經很給燕搖春面子了。

燕搖春則是無所謂，每天該吃吃，該喝喝，該睡睡，對自己的親事半點都不上心。她沒吵沒鬧，王氏覺得非常滿意，想著那豐厚的聘禮，簡直每天都要樂醒，便把心思都放在了燕芳菲入宮選秀的事情上。

這一日晌午，雨後初晴，天氣頗好，燕搖春難得起了興致出去溜彎兒，路過花園

時聽見前面傳來爭吵聲，她抬眼去看，是兩個女孩兒，正是她的二姊和四姊。燕守仁一共有五個孩子，除了燕搖春以外，王氏育有一子一女，長子燕博文，如今二十有二，是個不學無術的草包，一天到晚吃喝嫖賭，女兒是燕芳菲，另外還有小妾劉氏所出的一對龍鳳胎，一個叫燕博武，一個叫燕惜蝶，只比燕搖春大兩個月。

原配和小妾是天生不對盤，王氏痛恨劉氏狐媚下賤，奪走了丈夫的寵愛，劉氏則看不起王氏是個屠戶女，鄉下泥腿子，兩人鬥得跟烏眼雞似的，這麼年了都不見消停，她們的兒女自然也一樣。

燕芳菲今日穿了一襲杏色對襟衫裙，臉若銀盤，柳眉吊梢眼，五官看起來有些凶，不是很漂亮，只勉強算得上清秀。

相對而言燕惜蝶就好看了許多，容貌清麗可人，細眉細眼，她認為自己的側臉最好看，故而平日裏總是微斜著看人，無端端就透著幾分刻薄和傲慢，很容易惹起別人的反感。

兩人吵了有一陣子了，燕搖春興致勃勃地在旁邊吃瓜，過了一會兒才大致聽明白了她們在吵什麼，似乎是府裏請了一位畫師來繪像，兩個都想著爭先畫。

燕芳菲肖似其母，脾氣凶蠻，言詞粗魯，罵道：「我娘才是正室夫人，我是嫡出的小姐，妳一個小妾生養的狗屎東西，給我提鞋都不配，也敢和我爭？趕明兒叫我娘把妳們通通發賣了。」

燕惜蝶也不是省油的燈，冷笑著啐了一口，「鄉下來的泥腿子，官話都說不明白，還知道什麼嫡出庶出呢，我是小妾生的，妳又是什麼東西？真要說起出身，妳比得上西苑裏的那一個嗎？人家才是正室大夫人生的，妳一個殺豬匠也敢自稱嫡出，不怕風大閃了舌頭。」

吃瓜吃到自己身上的燕搖春：「……」

鄉下出身本就是燕芳菲的痛腳，如今被燕惜蝶抓住機會狠踩，險些氣歪了鼻子，正想破口大罵，一抬眼就看見了燕搖春，當即命令道：「妳過來！」

眼看戰火燒到了自己身上，燕搖春這會兒想走也不成了，只好慢吞吞地挪過去。

燕芳菲揪著她的衣袖，滿面怒意道：「妳來說說，我是不是嫡女？」

燕搖春開始說廢話，「如果大姊姊是嫡出的話，那就肯定是嫡女嘛。」

燕芳菲轉怒為喜，洋洋得意地看著燕惜蝶，「聽見了沒？」

燕惜蝶臉色難看，罵了一聲，「沒用的軟骨頭。」

明眼人都知道這是罵燕搖春的，誰知燕搖春卻跟沒聽出來似的，面露驚訝之意，指責燕惜蝶道：「妳怎麼能這麼罵大姊姊呢？太沒有教養了。」

燕芳菲一下就抓住了沒教養這三個字，立即出擊，「果然是庶出賤婢，平時再怎麼裝知書達禮也沒用，底子就是下賤粗俗。」

燕惜蝶氣死了，翻了個白眼罵她蠢貨，兩人當即又對掐起來，燕搖春站在旁邊看熱鬧，時不時煽個風點個火，忙得不亦樂乎。

直到旁邊傳來一個無奈的聲音，「那個……兩位小姐，妳們這畫像今日到底還畫不畫了？老朽還要趕去別家呢。」

那畫師是個半百老人，受邀前來為燕府的兩位姑娘作畫，畫好的像到時候會送入宮中，以作選秀之用。

畫肯定是要畫的，最後還是燕搖春出了一個主意，燕芳菲和燕惜蝶才終於消停了，那就是兩個人同時畫。

初夏的日頭開始有些曬人，尤其是到了晌午更是炎熱，燕搖春坐在廊下乘涼，手裏捧著一牙新鮮西瓜，翠綠的皮兒紅紅的瓢，一口咬下去鮮甜多汁，她一邊吃一邊指揮，「二姊姊，妳往左再靠一點兒，哎，對對，這樣更顯瘦，更漂亮。四姊姊，妳要再挺一挺背，不能駝著，這樣看起來更有儀態，端莊大方。」

外頭的太陽白花花的，曬得人幾乎睜不開眼睛，花池裏開著幾叢芙蕖，粉嫩喜人，燕惜蝶探著身子低頭嗅花，做出沉醉之狀，而另一邊燕芳菲則是半躺在貴妃榻上，一手舉著玉壺，拗出一個飲酒的高難度動作。

兩人面上還要保持著微微的笑意，整個人都快抽筋了，不多一會兒就開始汗流浹背，幾個丫鬟都快把扇子搖出殘影了也沒有涼快多少。

燕芳菲從牙縫裏擠出一句話，「這太累了，我就不能換個姿勢嗎？」

燕搖春啃了一口清甜的西瓜，腮幫子鼓鼓，大搖其頭，「二姊姊，妳聽說過貴妃醉酒嗎？當初楊貴妃就是以這樣的姿勢讓皇帝對她神魂顛倒，什麼後宮佳麗三千人，三千寵愛在一身，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宮粉黛無顏色。」

燕芳菲本就沒讀過什麼書，聽了這話眼睛不禁一亮，已經開始憧憬起日後的盛寵了，如果她的畫像能迷住當今天子的話，那當上皇后豈不是指日可待？

旁邊傳來一聲冷哼，燕惜蝶霍然站起身來，面露不悅。

燕搖春立刻把水端平，「四姊姊這姿勢也好看，我聽說古有閉月羞花的典故，以四姊姊的姿色，不比什麼貂蟬西施差，王昭君也要自愧不如。」

燕惜蝶可沒有燕芳菲那麼好糊弄，燕搖春從旁邊的托盤裏揀起一塊西瓜，遞給老畫師，笑咪咪地道：「老先生，您說對吧？」

老畫師吃著西瓜，樂呵樂呵地點頭，「是，是，老朽畫了一輩子的畫，就沒見過這麼好看的人兒，配上那朵芙蕖花，哎哟，真個絕了。」

燕惜蝶果然緩了表情，喝了一盞茶後又坐了回去，繼續拗那累死人的造型。

等兩幅圖畫完，她們已經被太陽曬得險些中暑，更慘的是皮膚都曬黑了一個度。

燕搖春啃完最後一塊西瓜，打了一個飽嗝，她愜意地眯起眼，看了看天色，唔……是時候回去午睡了，夏日炎炎正好眠啊。

過了兩日，文信侯帶著一卷畫軸親自去了一趟禮部。

禮部尚書與他頗有交情，訝異道：「未曾聽說過貴府有適齡女子啊。」

文信侯笑了笑，道：「是本侯的外甥女兒。」

禮部尚書恍然，並沒有多加追問，只是笑道：「既是侯爺家的小姐，定然能入皇上的眼，一舉中選。」

文信侯心中暗道，可千萬別中選，否則真不知該如何向老母親交代，他面上卻是

笑著與對方寒暄幾句便告辭離開了。

禮部尚書把卷軸交給書吏，所有參加選秀的女子都要經過禮部和戶部核實背景家世，待確認無誤之後再送至慈寧宮，等太后篩選一遍最後送到天子面前。

兩個小內侍展開畫軸，上面繪著一位妙齡少女，手持羅扇，容貌清秀溫婉，笑容嬌羞。

身著朱衣的大太監躬著身子，恭敬念道：「宋知琴，年十七，戶部員外郎宋瀏之女，善詩書作畫……」

念完一遍，沒聽到回應，大太監偷眼往上看去，身著常服的年輕天子坐在御案後，正在看摺子，一手拿著朱筆，長眉微微皺起，彷彿正在思索著什麼。

大太監見狀便輕輕抬手，兩個小內侍立即會意，把畫軸捲起來，放在一邊。

「蘇紅玉，年十六，光祿寺少卿蘇閔之女，善琴棋。」

「燕搖春，年十六，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燕守仁之女……」

景光帝楚彧倏地抬起頭，一雙瑞鳳眼銳利地掃過四周，冷冽如刀鋒。

大太監嚇了一跳，立即噤聲，惶惶道：「皇上？」

楚彧道：「你們方才聽到一個奇怪的聲音了嗎？」

幾個宮人面面相覷，紛紛搖首，「奴才什麼也沒聽見。」

正當楚彧以為是自己聽錯的時候，那個古怪的聲音再次響起，非男非女，像是在掐著嗓子說話——

「系統編號八么八將竭誠為您服務！我們的宗旨是貼心無痛，快速安全地幫助宿主走上人生巔峰。」

楚彧：「……」什麼東西？

楚彧確信那個聲音是在自己的腦子裏響起來的，因為除了他以外，沒有任何人能聽見，這未免太詭異了，是神仙？還是鬼怪？

年輕的天子不動聲色，拿起一本摺子翻看，就像完全沒聽見似的。

很快，那個聲音繼續道：「半個月後，宿主您即將入宮參加選秀，為了增加競爭優勢，八么八為您挑選了以下培訓課程：彈琴，練舞，讀書，請問您今天學習哪一項呢？」

參加選秀？

楚彧的目光微凝，心中的疑惑越甚，這個叫八么八的東西，好像是認錯人，誤以為他是某個秀女了。

因為楚彧一直沒有回答，於是那個聲音又重複了一遍，「彈琴，練舞，讀書，請宿主至少選擇一項。」

楚彧道：「不——」

「該任務為新手任務，在完成之後，系統將會為您發放以下獎勵：玻璃製作法。」

楚彧驀地頓住，若有所思，抬起手輕輕一擺，示意宮人退下，這才試探問道：「玻璃是何物？」

然而那個聲音並沒有回答，對方似乎無意與他溝通，而是執著地又重複一遍，楚彧只好道：「選擇讀書。」

「好的，宿主選擇了讀書，為時四個時辰，請立即開始吧。」

楚彧看著滿案的奏摺，心想：批摺子算不算讀書？

最後，他還是拿了一本《通典》放在奏摺旁，一邊批摺子一邊看書，一心二用，效率倒也很不錯。

待摺子批完已是下午，楚彧又叫了幾個大臣入內議事，依然是手不離書，耳聽八方，如此直到夜深時分，楚彧心中略一估算，應該有四個時辰了。

然而下一刻，那個自稱八么八的聲音忽然響起，「宿主今天偷懶了，任務失敗，獎勵不予發放，請明天再接再厲，早日走上人生巔峰。」

楚彧沉默片刻，問：「你的宿主叫什麼名字？」

次日清早，卯時二刻，天還未亮，疏星閃爍著，風裏帶著夏日早晨特有的清爽，吹過數丈高的宮牆，鼓樓上的宮燈輕輕搖晃著，投下明滅不定的剪影。

慈寧宮此時已亮起了燈火，宮人們忙碌起來，皇帝前來給太后請安，母子二人相對而坐，寒暄閒談，宮女捧上新沏的茶，然後悄無聲息地退下。

太后如今已過天命之年，保養得宜，瞧著只有四十多的模樣，唯有眼角帶著些細紋，露出幾分老態來，她拈著青瓷茶盞，問道：「昨日派人送去的秀女畫像，皇帝可有看中的？」

楚彧答道：「母后的眼光一向極佳，都由您決定就好。」

太后笑了一笑，道：「畢竟是給你納妃，還是要你喜歡才行。」她說著將茶盞慢慢放下，道：「知道你不喜這些瑣事，但你登基也這麼些年了，後宮裏只有那幾個人，還都是些不中用的，上一回右相幾位大臣求到哀家面前來，一把年紀了哭得老淚縱橫，說皇帝膝下無子，皇嗣艱難，哀家心中實在慚愧，這才提議選秀，充納後宮。」

楚彧聽了，道：「讓母后操心了，是兒子不孝。」

太后輕歎一口氣，「哀家也不願意討你的嫌，可皇后如今身體抱恙，這偌大的後宮，哀家不管，誰還能管呢？」

「是，兒子明白母后的心意，」楚彧略一沉吟，道：「兒子喜歡精通詩書之人，有書香氣，性格也溫婉些。」

太后面上露出幾分笑意，道：「這次參加選秀的都是官宦人家的小姐，多多少少也是讀過書的。」

「讀過書和精通詩書還是有差距的，」楚彧淡淡道：「兒子想著，既然離複選還有一段時間，不如就讓那些秀女再多讀一讀書，陶冶性情，也是大有益處。」

太后欣然道：「皇上有心了，自當如此。」

楚彧又坐了坐便去上朝了，外頭立即有宮人進來輕手輕腳地收拾茶盞等物，太后一伸手便有貼身的宮女攙起她。

入了內間，宮女笑道：「皇上從小就喜歡看書，就連選妃也要選知書達禮的。」太后卻不以為意，「他到底還是年輕，這後宮裏的女子，多讀了幾本書便自詡聰明，無風也要攪起三尺浪來，折騰得很。」

很快宮裏便下了聖旨，大意是當今天子青睞有學識的女子，命所有參選的秀女都必須讀書，每日至少要讀夠四個時辰。

這道旨意傳到燕府裏的時候把王氏和燕芳菲給急壞了，燕芳菲自幼在鄉下長大，壓根沒上過學堂，大字不識一個，會讀什麼書？

而燕惜蝶就不一樣了，她娘劉氏雖然只是一個小妾，但家道中落前也算得上書香門第，吟詩作賦、識文斷字不成問題，否則當初也沒法勾搭燕守仁了。

燕惜蝶勝了燕芳菲一籌，心裏可算是痛快極了，走路都是抬著下巴的，時不時還要冷嘲熱諷一通。

燕芳菲如何忍得下這口氣？兩人掐得天翻地覆，甚至還動了手。

燕搖春聽說這事的時候，光是想想都能知道現場有多激烈，可惜她沒趕上，不由遺憾，看來做個吃瓜樂子人也是需要運氣的。

然而沒等她感慨完主院就來了人，說老爺和夫人叫她過去一趟，燕搖春直覺沒什麼好事情。

到了花廳，一進門就聽見裏面吵吵嚷嚷的，王氏正在高聲罵人，她聲音又尖又利，罵得也十分難聽——

「豬頭狗臉的小畜生，還敢動手打我兒？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麼模樣，人皮包著狗骨頭——」

旁邊的燕守仁坐不住了，低聲斥道：「妳夠了。」

「夠什麼夠？」王氏越發來火，道：「三個鼻窟窿眼兒，多出你這口氣，你就知道護著那對小賤人，你看看芳菲，看看，這臉叫那小婊子撓成什麼樣了？她還怎麼進宮選秀？」

燕芳菲哭哭啼啼，一張臉被撓了好幾道血口子，跟貓抓了似的，頗為淒慘，可見燕惜蝶下手的時候壓根沒留情面。

燕守仁沉默了一下，聲音也弱了幾分，道：「惜蝶不是也挨了兩巴掌……」

「我呸！才兩巴掌？」王氏唾了一口，發狠道：「頭頂生瘡腳底流膿的糟爛玩意兒，我今天非得揭她一層皮不可！」

不等眾人反應過來，她當即擰起袖子衝到燕惜蝶面前，揪著她的頭髮，啪啪就是幾巴掌，燕惜蝶痛得尖叫起來，王氏是屠戶出身，那力氣豈是一個嬌弱小姑娘能比的？

劉氏連忙上前去攔，王氏毫不客氣，又是啪啪兩巴掌甩她臉上，劉氏也痛叫起來，撲到燕守仁懷裏，涕淚連連地哀求。

滿屋子鬧哄哄亂作一團，燕搖春在一邊看樂子看得很是起勁。

燕守仁瞥見她來了，立即提高聲音喝道：「行了！別鬧了！丟不丟人？」

王氏出了一口惡氣，終於消停了，還不忘在燕惜蝶臉上狠掐一記，這才轉身坐了回去，一口氣兒灌了一盞茶，勉強平復了情緒，抬眼看見燕搖春，她才想起正事。

「叫妳過來是有個事情告訴你，張家剛剛派人來了，說下個月二十八就是黃道吉日，還有一個多月，妳準備準備，到時候嫁過去，至於嫁妝我會給妳備好，妳就不用操心了，該有的都少不了，安安心心等著嫁人就行。」態度是難得一見的和顏悅色，與方才的撒潑凶蠻判若兩人，她見燕搖春沒吱聲，聲音略大了些，「我說的話妳聽見沒有？」

燕搖春慢吞吞地道：「聽見了。」

那順從的姿態給了王氏一種錯覺，誤以為燕搖春接受了這樁婚事，十分滿意地道：「妳還算聽話，比那小賤人好。」

燕守仁也在打量燕搖春，因為江氏的緣故，他向來不喜歡這個女兒，好在她和她的母親一樣安靜乖順，知書識禮，讓他覺得很省心，再一對比潑辣粗魯的王氏，燕守仁又有些懷念起那個溫柔的女人來，他覺得自己是喜愛江氏的，不然也不會答應與她成婚，只可惜……

燕搖春回了自己的院子，問錢嬤嬤，「之前舅母給了我一個荷包，您看見在哪了嗎？」

錢嬤嬤道：「給您收在櫃子裏了。」

她把荷包找了出來，燕搖春打開一看，裏頭有兩個圓滾滾的小銀元寶，問過錢嬤嬤，大概只有五六兩的樣子，再加上從前的一些積蓄，也才不到三十兩。

燕搖春歎了一口氣，二十多兩，在寸土寸金的京城，能買屋子嗎。

太難了……她琢磨了半天，最後還是選擇擺爛，不然明天再說吧。

明日復明日，明日何其多，既然那麼多，不如再拖拖。

於是燕搖春心安理得地睡下了，睏意襲來之前，她覺得自己好像忘記了什麼事情……對了，那個聲音說會給她一個系統，幫助她走上人生巔峰。

所以，系統呢？不會是當機了吧？